

第17屆五虎崗文學獎報導文學組首獎

瀛苑副刊

誰知，採訪完後，菜鳥記者覺得很是同情這位大傳系的學生，菜鳥記者認為該學生雖然做法可議，但卻也覺得「沒什麼大不了」，菜鳥開始覺得這則新聞還是不報為妙，就讓它隨風而逝好了，如果還報出來的話，那根本是火上加油。

不料，隔日回到報社後，他的編輯告訴他，這則新聞一定要報，沒有妥協的餘地，菜鳥記者心想，如果一定要報的話，那還不如讓我來寫，多少可以幫該學生；這菜鳥記者為了這篇稿子，採訪了大傳系主任與老師、公行系主任（因本校無法律系）、生輔組組長、淡江時報社長等多人，完成了他覺得「不脫事實，但對該學生殺傷力最小，且最能平息此一事件」的報導。然而他忽略了，每篇報導的「標題」都是由編輯來下的。

該篇報導的標題為「假冒記者訪災區 自鳴得意 %◎※網路文章 廣受批評」

爭辯隨之而來，菜鳥記者一開始還不敢完全抒發「不爽」，但後來越講越開，幾乎要和持反對意見的編輯與資深記者吵起來，然而，後來短短的一句「如果你不認同淡江時報的立場，你可以離開。」封住了菜鳥記者的嘴與心。因為在當時，菜鳥記者真的只有兩個選擇，一是甩門離開，二是閉嘴留下。菜鳥記者選擇了留下、閉嘴。

選擇離開，顧全了新聞工作者的尊嚴，失去了（當下）新聞工作的機會；選擇留下，順從了與自己意見相左的報社立場，消滅（隱藏）了自己認為是對的看法，獲得了繼續「接關」再玩下去的權利。

如何衡量，是記者自己的權利，旁人，除了受訪者外，沒有過問的權利；然而，後果如何，是記者自己的責任，必須要自己來擔。

入圍中華民國大學先生前十名，榮不榮譽？自己寫的專題被三大報引用，得不得意？

報社，隱藏著無限的機會，蘊含了無限的可能；對記者來說，每個受訪者，都是一個希望。

一個淡江時報記者，有一天在看晚間新聞時，看到了「淡江大學 黃莉智同學 贏得世界大學小姐第二名 榮譽歸國」的新聞，小記者看到後，馬上主動打電話給編輯，表示他希望能跑這個新聞，剛好編輯看過晚報，得知有這則新聞，也覺得這個小記者還蠻主動的，就派他去跑這則新聞。

小記者很快的就與這位世界大學小姐取得連繫，小記者一開始本來還有點緊張，但後來發現這位大學小姐很健談，而且人也很隨和，並沒有架子，於是兩人開始東扯西聊，也發現兩人原來曾經先後待過同一個社團。

而在言談間，大學小姐暗示、鼓勵這小記者可以也去「選選看」大學先生，因為她認為這項比賽會使人快速成長很多，她不吝於小記者分享她的經驗，小記者乍聽之下，便連忙說自己不行，但是在大學小姐的「建議下」，小記者心底開始考量可能性。

轉眼間，那麼快，又到了國內大學先生的初選季節，小記者看到了宣傳海報上還印著那大學小姐的身影，他決定，去「選選看」。

過程中，小記者憑著平日幹記者的功力，先後順利地通過了筆試與面試，進入了決賽，而當晚他也接到大學小姐的電話，小記者心裡很是感動，原來當初的受訪者到今日還把他當朋友看，兩人又是東扯西聊一陣。（未完待續）